

# 「吾鄉印象」與

## 中國現代詩的鄉土精神

掌 杉

• 也算前言 •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當我還是師專一年級的學生，剛放暑假不久，升上去才是二年級，那一年正好是我第一次離家，在學校宿舍裏住了兩學期，然後又回到了農村，每天和父母親到田裏去耕種，一方面回憶着學校的生活，心裏實在有着許許多多的寂寞和感觸，後來有一次上街買了一本八月號的「幼獅文藝」回來，因為寂寞，所以翻翻，看完吳晟的「吾鄉印象」我竟感動得掉淚。在這之前，我不懂得什麼叫現代詩，更不認識吳晟，說要寫點什麼讀後感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很認真地把「吾鄉印象」全部抄在筆記本裏，準備開學後帶回學校給

同學傳聞，在這之後，我好像一直都沒有再聽過吳晟，有時候我想起來，心裏猜測着也許只有像我這種生長在農村裏的孩子才有這麼深刻的感覺吧！民國六十三年，我加入「後浪詩社」開始發表詩，曾經幾次嘗試着要把自己在農村的感受像吳晟這樣不費力地表達出來，可是我始終不能，也許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都還是留在學校的吧！鄉村給我的經驗和感觸幾乎都沈澱下來成為記憶，但我還是時常懷念吳晟。

民國六十四年，第二屆中國現代詩獎之一頒給吳晟，「聞者莫不動容，大呼意外」。當然，以吳晟的乏於活動，結集之少，得獎實實在在是許多人都料想不到的，說「大器晚成」、「無異給予大多數讀者的鑑賞力的一個巴掌」未免是過重了些，但另一方面，你會為這個詩壇感到悲傷，假設吳晟不得獎，誰會去關切這樣一個默默耕耘不怨不訴的人，詩壇的某些事物的可憎可恨，莫過於這些。

也見周寧在卅八期「書評書目」中說「一張木訥的口」，雖然他坦白地說：「第一次讀到吳晟的詩，是在第二屆『中國現代詩獎』頒獎典禮上」，讀來仍叫人心酸。有人站出來替吳晟說幾句話總是好的，但我發覺周寧還沒有完全體會出吳晟詩中的精神，原因是他有時太過於樂觀。底下，我想專從「吾鄉印象」全部的十二篇作品來談吳晟，有些意見可能會和周寧相左，這是首先要表白的。

• 本文 •

吳晟對「吾鄉」所持的情懷是悲憫與同情，所以十二篇中都環繞着這個軸心發展，一個曾經從鄉村走出來然後又回到鄉村去的人，才能够有這般客觀而真實的體會吧！「序說」裏

吳晟劈頭就說：

開始懂得向上仰望天空

吾鄉的天空

就是那一付無所謂的模样

無所謂的陰著或藍著

無論天空是陰著或是藍著，這些對「吾鄉的人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他們似乎認定於命運給他的安排，在這片「長不出榮華富貴／長不出奇蹟的土地上」默默地耕作，他們「揮灑鹹鹹的汗水／繁衍無奈的子孫」，吾鄉的人們不知道他們的土地長不出榮華富貴這個我們不清楚，但吳晟告訴我們，他們仍會繼續繁衍無奈的子孫。

從這裏你就可以明白，「吾鄉印象」中同情應該多於讚美吧！許多人一提到農村，就把農家生活全然寫得非常恬適，他一定是沒有真正體驗過舊時的農家生活，否則他就是在故做媚態，吳晟的「晨景」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鳥仔們無所謂快樂或不快樂的歌聲

猶未醒來

吾鄉的婦女

已環坐在古井邊

勤快的浣洗陳舊或不陳舊的流言

無所謂輝煌或不輝煌的老太陽

猶未爬上山阿

吾鄉的囡仔

已在母親的一再催喚下

倖倖然離開

沒有童話 沒有玩具的睡夢

吾鄉的老人，在屋簷下

呼吸著無所謂新鮮不新鮮的空氣

回憶著無所謂瑰麗不瑰麗的往事

目送吾鄉的男人

牽著牛，踏上永無休止的征途

——昔日他們踏過的征途

哪！吾鄉的晨景

傳說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吾鄉的晨景／傳說是一幅美麗的圖畫」這是多麼苦痛和無奈的一句話。前三段「吾鄉的婦女」「吾鄉的囡仔」「吾鄉的老人」他們的勤快貧瘠與平凡實在不是人們想像中的那般美麗與舒適。「傳說」兩個字在這裏自有其嚴肅的意義在。

所以，我們要強調一個觀念：吳晟的真正成就就在於他的「精神」而非語言。周寧說：「吳晟的成就之一，是他的詩伸入了鄉土豐富的語言中攝取養料，適切而忠實的反映了他周圍

的人們」，後半句我完全同意，前半句就「吾鄉印象」而言是不十分妥切的。十二篇之中除了「序說」的「古早古早的古早以前」，「晨景」的「囡仔」，「雨季」的「伊娘——這款……」「開講開講吧」是屬於臺灣鄉土語彙之外，其他似乎很少有所謂異於國語句法的「鄉土語言」，相反地，有時反而相當「傳統」，如「陰天」的頭一段：

似乎欲風而風兮不起

似乎欲雨而雨兮不起

仰長了脖子觀望天色的鵝們

兀立庭院，怔怔地納悶著

吳晟不願意借助大量的臺語詞彙而還能真正挖掘出他想表達的鄉土精神，這是他的可敬之處，也唯因他真正地進入了這種精神領域裏，他才能把它表達得這樣自然，他承受了農村的樸拙與愚騷，但他不嘲笑。「神廟」一段的感受，是深入鄉土的血肉中的：

雖然，土地祠的荒蕪

已在吾鄉人們的心中

無盡蔓延

吾鄉的神廟

香火依然鼎盛

「土地祠」代表人們心中對幸福的企望，但經過了一連串命運的擺佈之後，這種對繁榮與奇蹟的企望已逐漸在荒蕪，「香火的鼎盛」則又是人們心中永遠不會消失的對美好未來的期求，吾鄉的人民不能保佑自己，所以他們祈求神祇保佑，但是：

吾鄉的人們，從未懷疑

天公或大大小小的神祇

只知照顧自己

吳晟想說明的，無非是「吾鄉的人們」對命運的逆來順受的態度，以及單純精一的信仰觀念。這和周寧所說的：「吳晟以村民們誠摯的愚信，反照出現實世界裏人性的虛假，自私和墮敗。」多少有一段距離，我們寧願相信，農村的生活原本也是一種「現實世界」啊！吳晟雖然是站在一個較高的層次來觀看他們，但他心裏所包容的却完全是農村本身所具有的觀念和精神，就像「陰天」中，吳晟用「陰天」中的鵝來對照「吾鄉的人們」，他的悲愴情懷仍然不減，對於生活中的陰翳，人們除了像鵝一般地納悶之外，還能做什麼？最後還不是這樣：

仰長了脖子觀望天色的鵝們

觀望了一陣之後

結果，結果總是

一搖一擺，一搖一擺地

悅進和天色無關的籠子裡

對這樣的命運還是默認吧！吳晟的「吾鄉印象」把所有的重點集中在這裏，比如「雨季」，人們在其中只能抽煙、喝酒、開講，發發牢騷。「該來不來，不該來／偏偏下個沒完的雨」就是一種命運，無法抵抗的命運，這命運像一條歌。我們再看「歌曰：如是」的第二段：

自始自終，吾鄉的人們

將整條脊椎骨

交給那一支歌的旋律

自始自終，歌曰：如是

人人必回諾：如是

歌是命運，人們對歌的同諾仍是對命運的態度，吳晟詩中的精神就在這裏，他的成就也在這裏，但吳晟有沒有缺憾？有的。吳晟的缺憾之一在於他過度沈溺於對「吾鄉人們」的哀憐而過份忽略了他們活潑愉快的一面，這是吳晟的獨特氣質。用稻草來說明鄉村老農的處境雖然足以叫人心悽而震撼，但還是稍嫌哀傷：

終於是一束稻草的

吾鄉的老人

誰復記起

也曾綠過葉、開過花，結過果？

由了解而同情而哀憐，這本也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我們實在也不忍苛責吳晟太多。吳晟的缺憾之二是他對於文明的侵襲鄉村的功過觀點之猶疑，一方面他深深悲憫這個鄉村，另一方面他又忍不住地去熱愛和維護，我們看「路」的前二段，就可以看出吳晟的這種心情：

自從城市的路，沿著電線桿

——城市派出來的刺探

一條一條伸進吾鄉

漫無顧忌的坦露豪華

吾鄉的路，逐漸有了光采

自從吾鄉的路，逐漸有了光采

機器們匆匆的叫聲

逐漸陰黯了

吾鄉恬淡的星光與月色

這種心情是每個長在鄉村，關心鄉村的心靈都會有的吧！抓住一些就要失去另一些，吳晟的這種缺憾幾乎就是這個時代的缺憾，每一個人都無法挽救的缺憾。

### • 尾 聲 •

中國現代詩中鄉土性的追求，吳晟可以做個榜樣。我們要說的是：鄉土精神與技巧的合一是重要的，徒有鄉土精神而沒有渾熟的技巧來運作，其成品不免笨拙粗糙。徒有一些「鄉土名詞」而無真實的情感來支撐則貧血無肉，中國現代詩鄉土性的未來，應該向這個方向去走。

吳晟還年青，他的詩還不是巔峯（當然，他的技巧還有許多缺陷）我們還能期望他創造更成熟的作品。

感謝周寧，他在沈寂之中勇敢地站出來為「一張木訥的口」說話，說出他的心底的話。